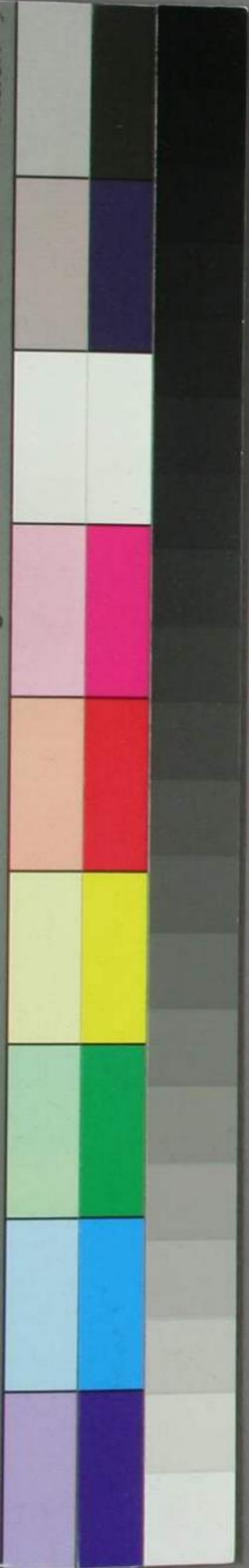


史論

上

リ 4
727
1



明治五年壬申春新鐫

良齋安積先生著

史論

全二冊

西京 文求堂發兌



伊4
727
卷1

序
 文章之有補乎政教者其唯史
 論乎蓋歷代君臣之行不一而
 其是非善惡之分亦不復同矣
 世之論史者商量擬議揆時勢
 考事實甲優乙劣必辨別之子
 長丑短必明白之是非之難分
 善惡之難定者皆得以參驗誓

史論

決歸公平至當之論然後直書
大書特明褒貶焉後之為君臣
者是々非々善々惡々大率皆
有所取舍而國家政教於是乎
興焉史論之功非淺小也故幕
府儒負安積良齋所著史論分
為上下二卷其人始菟道稚郎
終豐臣太閤其事自王代而至

武家或議世變或論成敗或辨
人物好醜故舉一人而旁引衆
人斷一事而曲證庶事美刺勸
懲寓褒貶於其間焉讀者熟復
沈潛法彼而戒此鍼砭其身砥
礪其行能施其政教豈曰小補
之乎哉雖然良齋博學高識有
名當時矣若天假之年使仰維

新之政於今日。頌揚贊美歌治。教之休明。其功豈啻止於此哉。明治第四辛未冬十月京師。梅窓城兼文撰。

史論

東奧 安積信著

稚郎子

予讀史每至稚郎子讓天下。未嘗不慨然掩卷而泣也。稚郎子。應神帝次子也。帝愛之。立爲太子。帝崩。太子讓位於兄大鷦鷯。曰。大王仁孝。宜爲天下之君矣。且兄上而弟下。賢爲君而不肖爲臣。古今之常經也。大鷦鷯固辭不受。虛。帝位者三年。太子知其不可奪。遂自盡。大鷦鷯悲悼不肯立。王仁作梅花歌。諷之。乃踐祚。是爲仁德帝。昔者伯夷叔齊讓國。孔子稱之曰。古之

賢人也。孟子曰：伯夷聖之清者也。夫孤竹氏之子所讓者，曩爾小國也。而孔孟美之，後世稱之。至于今不衰。稚郎子乃以天下讓其兄，而不受，則遜于菟道，而不受，則自盡以決其心。使孔孟聞之，必當感歎贊美之不暇。況生其國，承其遺澤者，焉得不掩卷而泣邪？或疑太子之讓則美矣，獨皇兄何不追泰伯之高躅，而相讓三年，使賢弟自盡也？予謂皇子王孫與小國子弟不同。太子固不得遽入首陽，皇兄亦豈可遜于荆蠻？且皇兄不慮太子至此，而太子自盡以決其心，此吾邦英烈剛果重義輕死之風，自古以然。又安得以泰伯議之乎？太子知

帝德可以子萬姓，而帝果不負其知，以彰讓德之美。踐祚之初，登高臺見炊煙稀疎，知民產之不厚，蠲繇役，減租稅，宮垣頽而不修，屋宇漏而不葺，粗衣菲食，宵旰圖治。未數年，海內清平，民物富庶，觀登臺宸詠，可以想見其盛矣。及其久也，風俗醇厚，囹圄空虛，二十餘年未嘗刑一人。雖舜禹之治，何能過之？後世追謚曰仁德，洵爲名實相副矣。夫帝之所以德化四海者，與太子之所以知賢而讓者，雖由天質之粹美，而問學之力蓋亦多矣。初，應神帝之御宇內也，百濟使阿直岐獻良馬，阿直岐頗涉經典，諸皇子師之。後百濟王仁入朝，獻論

語十卷。諸皇子又從受業。由是本邦儒學始興。則太子兄弟固已聞聖人之道矣。嗚呼！此聖帝明王之所以貴乎教學也歟。

億計王

億計王 履中帝之孫也。父市邊押磐爲雄略帝所殺。其臣日下部使主奉王暨弟弘計避難播磨。使主知事不成。自縊死。皇孫爲奴。會國司至。主人饗之。弘計欲以實告國司。得濟拔。王懼禍不許。弘計慨然曰：吾寧遇害。不忍久爲奴也。酒酣。主人命兄弟歌舞。弘計因歌示意。國司大驚。丞馳奏時。清寧帝無嗣。大喜以爲天賜。

矣。迎立王爲太子。帝崩。太子讓弘計。弘計遂踐阼。是爲顯宗帝。顯宗帝以兄億計爲儲君。帝崩。億計立。是爲仁賢帝。議者或疑王自閭閻升爲皇嗣。而以天下讓弟。恐非所以重大統也。顯宗帝以兄爲儲君。無乃名分尤不正歟。予曰：道有經有權。權者濟經之所窮。而能應變以合于道者也。故經立而權有以行。權而不詭于道。謂之經可也。若離經而惟權之行。是機變桀黠。無忌憚之甚者矣。清寧帝既以王爲嗣。王當立。是固天地之常經。王豈不知之。然避難而流落于民間。自分不復見天日矣。當國司宴饗之時。弟欲自告而不肯許。

顧能製歌詞。彰天潢於樽俎之間。遂得以免奴僕登儲。闡其功皆出於弟之雄斷也。功之所在。卽位之所在。且其賢明仁厚。足以君臨四海。而廓祖宗之業。是知賢克讓。乃所以重大統也。故牢讓固遜。而不肯踐阼。弟亦豈不知天倫之重。然以大義讓天下而不受。則往昔稚郎子自裁之患。將復起於今日矣。故不辭而受之。以完棣萼之恩。此皆處變行權。而不詭于道。乃古今之通義也。昔者泰伯知太王有傳于王季之意。乃逃于荊蠻。而孔子以爲至德。王季偃然踐兄之位。而詩人以爲友。其兄。後人稱之。至于萬世不衰。嗚呼。孰知媲美於泰伯王

季而不愧焉者。遠出於吾東海君子之邦也哉。第弟以兄爲儲君。則名分誠爲不正矣。然上古禮文未明。風俗簡質。有以女姪爲后者矣。有以姑爲妃者矣。而天下不以爲非。此其風習使然。未可以周道議之也。論古者當畧其迹。而論其心焉。今觀王兄弟相授受之際。皆出于至誠惻怛之意。而無一毫利天下之心。其以兄爲儲君。其意不忍獨享天下之樂。故以兄爲儲君。與同天位。與食天祿。此亦出于仁厚迫切之心。而無自私自利之念。誰忍拘其迹。而輕議之哉。唐建成惟無此心也。故欲殺有功之弟。而自致禍。太宗惟無此心也。故殺適長之

兄而奪之位。豈非人之所欲莫大於天下。雖以太宗之賢。猶推及於同氣。而不肯顧也耶。王兄弟之心。皎然爭光日月。尤可於此焉見之矣。

聖德太子論

子自爲童子時。則聞古者有聖德太子者。聰明仁厚。君子人也。及年稍長。讀史書。徃々載太子事。贊美極矣。後始讀日本史。皇子傳。然後詳其顛末。憮然自失。慨然投卷而歎曰。嗚呼。是一暗弱太子耳。曷足稱聖。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。夫道出于天。而具于人。其要莫大於君臣父子之倫。修焉而至者爲君子。背焉而馳者爲小人。

堯舜之所以爲聖。桀紂之所以爲愚。未始不於此焉分也。彼太子者。聖歟。愚歟。以此律之。白黑昭然。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。太子用明帝之子。而崇峻帝之從子。崇峻帝不喜佛。又惡蘇我馬子。姦狡擅威。福欲誅之。可謂明主矣。太子與馬子以佞佛相黨。故固諫而止。馬子聞之大懼。使盜殺帝。太子苟知君臣之義。必當聲其罪。肆之於市朝。而不惟不討之。反阿附之。何哉。晉厲公無道。欲誅趙盾。其族趙穿弒厲公。春秋書曰。趙盾弒君。以其不討罪也。試以春秋之法律之。太子之事宜何如而昏也。然太子之意。蓋謂天地萬物。靈蠢之物。莫

史記上
尊於佛。苟不信佛者，是佛之賊，而王法之所加誅也。帝不信，又欲誅信佛者，是自取禍，所謂夙業之報也。果如此，苟不信佛，雖君父有所不顧焉，豈非大亂之道乎？夫吾所謂道云者，出於天，具於人，而不外乎君臣父子之倫。彼所謂道云者，悖弄倫理，絕滅綱常，奉丈六之銅像而崇敬之，欲以生於天堂，是何道也！凡天子公卿之所宜崇敬者，吾國自有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靈焉，豈可祭西番妖濫之鬼，而間祖宗之常祀？至若三世之說，奇幻荒恠，茫如捕影，其誕尤甚矣。而太子信之，聰明君子固如是乎哉！先是，欽明帝十三年，高麗始獻佛像。

及梵書。帝以咨羣臣，物部尾輿中臣鎌子仗大義諫之事，遂寢。用明帝二年，上病，群臣請禱于佛，物部守屋勝海連亦諫止之。凡此諸臣之議，轟々烈々，與日月爭光。太子所宜從，而乃切齒不已，何哉！且太子亦不仁甚矣。帝之遇弒也，其意蓋謂：帝素不信佛，則是佛法終不可興也。帝崩而女主登極，己與馬子執政，則於興佛法乎何有？是以坐視其死而不援，置其賊而不問。若反幸其短祚者，及推古帝立，果攝政，日夜與馬子胥議，大敷佛法於天下，建寺四十六所，度僧一千三百八十餘人。前古未嘗有也。自是而降，異端邪說澶漫

四出壞亂天下之耳目。淪浹生民之心髓。有以萬乘之主。祝髮受戒。火其遺骸者矣。有以台鼎重臣。披緇稱入道者矣。有以淫蕩僧豎。穢亂宮闈。殆登帝座。其他狂髡黠緇。挾勢逞威。雖天子之命。小不適其意。輒披戎衣。提兵器。鳴水采齒之歎。而國君城主。受其輕慢。被其禍害。安發鳴水采齒之歎。而國君城主。受其輕慢。被其禍害者。固不可以計數。向非織田公赫然大怒。燒浮圖。戮僧尼。蕩其巢穴。除千歲之宿弊。吾未知其禍亂所底止也。晉范寧有言。何晏鄧颺之罪。甚於桀紂。桀紂之害。止於一時。邪說之害。流於萬世。太子佛教之害。其慘烈視何

晏鄧颺更有甚焉者。豈可勝慨歎哉。抑太子信佛。建塔廟。非求福田利益也邪。太子柩骨未冷。其子山背王爲蘇我蝦夷所屠戮。子孫無噍類矣。夫求福而得禍。愚莫大焉。世乃以爲聰明仁厚君子。甚矣千古流俗之昧夕也。北條泰時執政。有僧請建伽藍。泰時曰。汝不見天照皇之廟乎。蕞然茅屋。而德澤遍寓內矣。汝乃勸我建伽藍。費財勞民。以飾土木。豈治國之道哉。汝在鎌倉。必煽惑小民。使失其業。是國蠹也。急命吏逐之。嗚呼。孰謂聰明仁厚之太子。而其見反出於鎌倉一執事之下乎哉。黑田長政。麾下某年既七十矣。病將死。室人環而

泣且請曰。君結髮臨陣。殺人不可勝計。蓋亦禮佛以資冥福乎。乃出銅像使拜焉。某瞋目勵聲。奮拳倒佛像。罵曰。我爲國家致忠節。大小百餘戰。摧堅挫銳。未嘗待一人扶掖。今死命也。何假此區々小銅佛之力。爲嗚呼。孰謂聰明聖智之太子。而其勇竟不如一武弁之士乎哉。

眉輪

安康帝以無罪殺皇叔大草香。取其妃爲后。眉輪以母故養于宮中。帝嘗幸離宮。謂后曰。朕雖愛汝。竊恐眉輪生長。有復讐之心。眉輪時年七歲。嬉樓下。聞之。遂弑帝。匿于大臣葛城圓邸。皇太弟率兵圍而火之。眉輪

及圓皆燔死。或問眉輪幼弱。不足論。然後讐之事。關係甚大。其是非何如。予應之曰。眉輪胆氣壯烈。可稱奇童矣。而其罪不容誅也。或曰。禮云。父之讐。不與共戴天。帝殺叔父。又取其妃。虐矣。眉輪手刃之。復不戴之讐。而曰。罪不容誅。何也。曰。禮經之言。謂民殺人而不義。子可復讐也。非謂君殺臣而不當誅。子可復讐也。君雖不君。臣不可以不臣。君臣者。天下之大分。君以無罪殺其父。父果賢乎。當甘受而不怨。且怒焉。子乃復讐。是悖于父。而紊上下之分也。父果不賢乎。怨且怒焉。而子又復讐。是重父之過也。自古人主過殺人者不少矣。其子皆復

讐則是禍亂接迹於天下也。或曰：春秋公羊傳論伍子胥曰：臣不受誅，子復讐可也。子胥誠可，則眉輪亦可矣。曰：不然。平王殺伍奢，雖不當誅，而君臣之分定，奢不可以怨君，子胥不可以讐君。乃掘平王墓，鞭其尸，嗟亦甚矣。我顯宗皇帝怨雄畧帝殺父，欲墮其陵。仁賢帝諫曰：雄畧君臨四海，我父雖皇子，人臣也，尊卑分定，禮不讐君。顯宗悟而止。大哉王言，可以為萬世法矣。公羊氏吾不取也，但有司矯殺不辜，其子手刃之，自束歸罪。若唐徐克慶、張審素之子，謂之臣不受誅，子復讐則近之矣。然韓愈尚以為不可行于今，況犯君臣之

大化之政

大分而弑天子乎？予故曰：眉輪可稱奇童矣，而其罪不容誅也。

租庸調之法，昉於宇文周，成於李唐。吾邦大化之初，

天智帝為太子輔政，倣其制定賦稅，洵天下之良法也。

民有田則有租，有身則有庸，有戶則有調，皆就民之所

有而為之制。凡給田男二段，女減三之一，每段輸禾二

束，二把。凡田方六尺為步，三百步為段，十段為町，一段得禾五十束，束得米五升，段米一石五斗，輸二束，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也。每六年檢戶籍

班田，謂之租。正丁歲役十日，若湏收庸者，布二丈六尺，

一日二尺六寸，謂之庸。每戶各隨土宜出絹、絲、綿、田一

史論上
町絹一丈四町成匹。長四丈廣二尺五寸。絕二丈二町成匹。長廣準絹布四丈長廣準絕。一町成編。又有戶別調一戶布一丈二尺。亦隨土宜。謂之調。當此之時。國置國司一人。隨郡大小。置大領小領。其黜陟與奪之權。悉總于天子。天子以一人馭六十人之吏。而吏馭屬如身使臂。如臂使指。君民合爲一體。有寬恤賑給之惠。無奸賊誅求之患。視唐制更有簡且精焉者。列朝相沿。莫之或改。是以數百年之間。海內富庶。皞々如也。及王政之衰。文恬武嬉。紀綱不肅。上下漸趨於奢靡。國用不足。至減百僚之俸。陵夷及于白河帝之世。而奢益

盛。民益窮矣。夫人主警戒弛。則物欲肆。物欲肆則奢侈盛。雖有先王之良法美政。民力不得不困。禍亂不得不興。必然之理也。是以保元之亂。已胚胎于白河之時。而禍機未動耳。及鳥羽激之。崇德攻之。而潰亂四出。生民塗炭。遂爲將門驅天下之民。而倒授太阿者。奢侈所致也。自將門執權。國置守護莊園。置地頭。更加賦稅。而先王之法寢壞矣。至于足利氏有天下。則大小諸侯。星羅碁布六十州之間。而兵士之多。百倍於古矣。租庸調之法變。而永貫之制興。其所貢非其所業。而賦歛之重。徭役之煩。又什倍於古矣。民將安所得衣食。其敗

史論上
亡無足怪者。或曰租庸調之法可復行乎。曰不可。創業之主考古揆今。立天下之法一定而不可變也。祖宗之法使民不至甚饒亦不至甚窮。頗得斟酌之宜。弟治民者率以厚歛爲能。民亦桀黠欺上。加之倣都會之風。流於奢侈。惰於稼穡。捨本趨末。資財愈困。而田疇愈荒矣。是陸贄所謂時弊非法弊也。夫國之有民猶屋宇之有基礎。基礎頽而屋宇之不顛覆者未之有也。故先王設官莫重於親民之職。職得其人則守法行惠。民力足而田野闢矣。職不得其人則緣法成姦。日削月朘。其名爲贍國用。而其實惟囊橐是富。民安得不窮且盜乎。

故善慮國者塞奢侈之源。擇親民之職。察於時弊之所由生而革除之。弊除而利自興。生民皆蒙其澤矣。若奢侈无度。職不得其人。雖行租庸調之法亦何益於國。祇足以紛更旧制而卒致騷亂耳。

吉備真備

君子成人之美。不成人之惡。故揚善而隱惡。嫉訐以爲直者。然舉世譽之。而不知其惡。則天下之是非將廢而不明矣。故聖人不得已。輒議之以明是非之公。非敢務以相高而求勝也。管仲之治齊。滅紇之治魯。舉世皆以爲賢大夫。万口一辭。無復異議。故孔子斥管仲爲器小。

擯滅紇爲竊位。然後天下之是非始白矣。吉備真備以宏才博學。歷事三朝。屢奉命入唐。唐朝禮儀文物。傳于我邦。有力焉。其他開申訴之路。建耕戰之議。亦卓々可稱。是以天下後世稱賢相。甚至比狄梁公。而不知其實多可議者也。予聞大臣之事君。必以其道。不可則止。孝謙帝以女主治天下。寵僧道鏡爲太政大臣。禪師。夫太政大臣。位在三槐之上。人臣之貴寵至此極矣。苟非道德參天地。勳業高四海者。不得在此位。而彼道鏡何人哉。以緇髡之身。猿梟之姿。出入宮禁。汗巖宸極。是天下之大賊也。真備居端揆之重。乃依違于其間。不肯發

一言。旣而帝益爲道鏡所蠱惑。將以皇位讓焉。天下非常之變。社稷生民之禍。莫斯爲大。真備尤宜極言直諫。啓發宸聽。以明天下之大義。不可則奉身而去。此乃大臣所以事君之道。而反媚淫髡。受其顧使。謏々然惟恐觸其怒而喪位也。向微和氣清麻呂。祖宗數百年之神器。忽爲狂髡所攘奪。而四海皆爲瞿曇氏之民矣。真備之罪。其可贖乎。先是聖武帝之在位也。皇太后寵僧玄昉。藤原廣嗣上言。昉以左道蠱太后。帝方嚮釋教。信玄昉不疑。玄昉懼讒。廣嗣貶爲太宰少貳。時真備已立朝。優柔取容。不能諫止。廣嗣憤怒上表。極言玄

昉真備罪惡。請誅之。帝不省。因舉兵而反。欲除君側之惡。遂敗死。於是玄昉謫於筑紫。真備亦貶爲肥前守。然其心固服廣嗣之蹇直。且畏其靈爲祟也。親至其墓祭之。爲立祠曰鏡宮。歲時薦奠。又建一刹以資其冥福。大丈夫守道秉義。俯仰无愧于心。何鬼之足畏。第彼大有所愧焉。故致此諂媚。若婦女子然。蓋其爲人雖有才學文章。而優柔不斷。隨人俯仰。惟以固寵持祿爲念。此亦張禹孔光馮道之流耳。世不之察。至比狄梁公。然則虛名亦可以欺天下後世也夫。

延曆遷都

古帝王之都。其初蓋小者也。屢遷寢大。遂至于千門万户。極天下之壯宏而不可易。堯都平陽。舜都蒲坂。禹都安邑。湯都亳。其子孫五遷。而盤庚又遷于亳。文王都豐。武王都鎬。至平王遷于洛邑。秦漢以降。大約以長安洛陽爲都。雖或居或不居。而二京終莫之易。吾邦神武天皇創業垂統。始都橿原。以至于元明帝。凡四十三世。而京師已十八遷矣。迄桓武帝恢弘祖業。定鼎山城。實爲万々世不易之都。余嘗疑帝王遷都。豈易也哉。凡宮闕之經營。臣民邸舍之區畫。以至轉徙搬運之煩擾。其勞民費財。不可勝計。而屢遷者何哉。嘗讀

書至盤庚。而得其解焉。殷湯泊于祖乙。已五遷矣。而盤庚又遷于亳。宜其巨室舊族。不欲遷。罔惑細民。相動以浮言。物議囂然。盤庚諭以祖宗之舊例。諄復懇到。疊夕而不倦。然後獲遷都者。出於不得已也。耿之爲都。瀕於黃河。壤沃物阜。人之所共趨。定鼎已數百年。閭閻之密。人民之稠。一歲甚一歲。風俗益奢侈。人心益媮惰。浮浪之民。自四方輻湊。遊手坐食。饜膏梁。被錦綺。大賈富踰王侯。祭黠無賴者。虺伏蠹處其中。放火竊財。物價翔貴。上下不能給。而諸州惰農棄本。趨末爭入都者。繼屬。良疇美田。廢爲茂草。戶口逾減。租稅逾耗。其弊不可更僕

而數。苟非赫然一振盪滌而廓清之。則不知其所底極也。是以遷都之事。雖勞且費。而盤庚自斷於中。不顧臣民之怨咨。遂奠居於山谷巖險之地。使臣民捨奢而就儉。棄佚而卽勞。風俗悉歸于淳樸。其思慮至爲深遠。豈獨避河水之圯哉。善乎鄭玄之言曰。祖乙屈耿。奢侈有踰禮。其見己有以窺之矣。和漢遷都。雖未必皆然。而若桓武之遷山城。安知其不由於此邪。然則西漢都長安。東漢都洛陽。成哀之世。安順之際。其弊極矣。何不於此時遷都而振刷之乎。曰。堯舜至文。武帝都局而不甚大。故易遷也。自秦皇并六國。天下之大勢一變。而宮闕之

壯宏。人民戶口之稠密。百倍於古矣。苟欲除其弊而遽遷之。物情騷然。禍亂或由此起。故一定而不可遷。此其勢異也。惟聖帝明王。制治於未亂。保邦于未危。擇賢任才。尚儉禁奢。抑末敦本。勸之以賞。懲之以罰。摩之以歲月。舉數十百年之積弊。悉革除之。風俗不變。政教維新。以立中興之大業。若天曆帝及周之宣王。漢之宣帝。乃是矣。何必勞海內之民。費天下之財。以遷舊都。然後媿雍熙於堯舜也哉。

和氣清曆

朋友之交。非有君臣父子之恩也。非有夫婦兄弟之愛

也。而於五倫居一焉。何也。水無當五色。五色不得則不明。鼓無當五聲。五聲不得則不和。朋友也者。相講以道義。相攝以威儀。君臣得之而義焉。父子得之而親焉。夫婦兄弟得之而別且序焉。其關于人倫也大矣。予尤於和氣清曆見之。孝謙帝寵僧道鏡。欲讓皇位。遣清麻呂受宇佐八幡神。道鏡劫之以威福。當是時。道鏡帝則清麻呂可以爲大臣。不帝則罪不可測。而清麻呂不爲利回。不爲威怵。直奏神教。遂被貶謫。其浩氣直詞。震撼天地。使紫色鼂聲。不濫廁于皇統之間。至今凜有生氣。豈不毅然烈丈夫也哉。然其所以能守道者。蓋以真人

豐永激成之也。初清麻呂之奉命赴宇佐也。豐永謂之曰。道鏡果登皇位。吾何顏事之。吾有從伯夷而遊耳。壯哉。豐永足以激忠義之氣。賢哉。清麻呂能從其言而守道。朋友之所係。顧不大矣乎。唐武后嬖張易之。易之陷魏元忠。引張說使誣証之。宋璟謂說曰。名義至重。鬼神難欺。不可黨邪。陷正說。遂從其言。正與清麻呂相類。然張說非守義者。特逢麻之勞至此耳。清麻呂忠鯁出于天性。而激之以豐永之言。宜其感奮激昂。雖万死不顧也。朋友之不可欠也。如是夫。抑予有所感焉。自有遺唐之使。吾邦衣冠文物典章之儀。取諸彼以潤飾之。彬

彬乎其盛矣。而弊風陋習亦往往傳之。若孝謙帝寵僧道鏡為大臣禪師。猶武后嬖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。廢淡路帝而自復位。猶武后廢中宗而自立。群臣上尊號曰上臺寶字稱德。孝謙皇帝猶武后自稱天冊金輪大聖皇帝。又以四字改元曰天平勝寶。猶武后改元曰天冊萬歲。凡此類莫非踏武后之覆轍。其心豈不曰唐朝即皇邦所矜式。而其帝既已行之。朕何憚而不為乎。則唐朝之流毒於吾邦也亦多矣。

三善清行

治亂興廢之理。固已懸定于冥夕。而其機甚微。非苦人

事著明易見也。然李淳風觀緯象。知女主之亡唐室。卻康節聞杜鵑。知南人之亂天下。聰明絕特之士。徃々察之於未然。其術疑於神矣。然天道遠。人道近。其術雖巧。發奇中。而人主或以此生疑惑。殺不辜。小人或由焉。以爲陷君子之資。則占候之妙。適足以貽害於天下。可不慎乎。

醍醐帝昌泰二年。三善清行上疏言。明年二月。當帝王革命之期。君臣刻賊之運。此周易革卦之變也。伏望塞其邪謀。抑其異圖。又以書諫。管丞相使退避。亟相不納。越明年正月。藤原時平讒管公。遷謫之。其言果驗。亦疑于神矣。然予竊謂清行此疏。安知不爲時平

陷管公之厲階乎。夫所謂革命者。天下之大變。王者易姓改命。若湯武之於桀紂是也。豈人臣所宜言哉。今清行以才學文章仕百代一姓之朝。而遽以爲當革命之期。聞者孰不震駭。况帝聖算尙少。踐祚日淺。而管公適自儒紳登台鼎。威權赫奕。一旦聞革命之言。得不疑惑而恐懼乎。牆壁之基先壞也。材木之根先朽也。平時若无害者。一夕風雨暴至。水潦驟漲。則牆壁之頽。必先壞者也。材木之蹶。必先朽者也。革命之言。旣入宸聰。頗有疑懼之念。時平群宵。又從而脅動之曰。道真有異圖。將廢帝立其婿齊世親王。此言正與清行之疏相符。若

持左契以要于後者故。帝爲其所眩惑。遂貶管公人。徒知時平讒構之可惡。而不知清行之言。乃爲其厲階。是咎風雨之頽牆壁。而不察其所自也。夫清行之言。本出于憂國愛君之心。將以弭亂於未萌。消禍於將來。而事之相反。至于如此。故聖人不語怪。而罕言命。

管原道真

管原道真以儒素之身。致位於台鼎。雖無規之者。宜以盛滿自戒。况三善清行。以書諫之。尤當竦然感動。從之如轉圜也。而道真不納。遂貶死西裔。夫以道真之德量。而執拗至此。可怪也。予嘗反覆思之。而得其說焉。蓋道

真之心。卽周公之心也。周公輔相成王。以治天下。三叔媚疾之。流言于國。曰。公將不利于孺子。當是時。成王幼冲。頗疑之。公宜避位以守寵利盈溢之戒。而顧興六師東征。以誅三叔。其言曰。吾弗辟罔以告吾先王。蓋周公之事君。知有君而不知有身。知有國而不知有家。周自后稷以來。積德累仁。以至于武王。奄有四海。而一旦失之。兇豎之手。豈武王托周公之意也哉。故周公不避嫌疑。不顧死生。直行其志。前跋後蹙。綽々如也。道真亦有類于此。自神武帝興。造丕業。以至于清和帝。凡五十六世。禮樂征伐。皆統于人主。而大臣不得專權。

清和帝冲齡踐祚。藤原氏以外戚攝政。申是禮樂征伐。皆出于其手。奕世相承。以至于宇多帝。々天資英邁。欲撓藤原氏之權而歸之人主。環視群臣。莫可倚仗者。獨道真可以屬大事。故擢之儒素之中。不次迢遷。以至台鼎。又與延喜帝密議。欲委萬機於道真。其知人之明。待賢之優。雖成湯聘伊尹於有莘。高宗舉傳說於版築。無以尚焉。道真感其知遇。殺身且不辭。尚奚置心於區々通塞之間哉。且道真非不知盛滿之可戒也。非不知萋斐之可畏也。業已以身許國。不復顧死生榮辱。方將與天子同寅協恭。除累世之積弊。而措社稷於泰山之安。此乃周公東征之心也。但周公幸而成。道真不幸而敗。天也。非人之所能爲也。然道真之歿。天動風雷之變。以開金縢之悔。儼然廟食于百世。此又可以見道真之心。與周公无二軌矣。後世名賢之士。一言不合。卽引身而退。天子留之。輒抗疏論辨。不肯奉命。其勇退之義。則善矣。獨奈社稷何。視道真之與國同休戚。不大有徑庭乎。彼清行者。雖未知公之心。然以下僚之身上書于三公。直諫不諱。亦可謂天下之奇士也哉。

保元平治之際

儒者有恆言曰。治天下之本。在於脩身齊家。聞者笑曰。

此老生常談耳。古人糟粕耳。孰知常談中有非常之功。用糟粕中有至神之滋味邪。蓋亦通觀宇宙而察之。神武帝而下至于後白河帝。凡一千八百餘年。其間或叛臣舉兵。或梟雄倡亂。或蠻夷侵邊徼。非無騷亂也。然皆在遠鄉僻陬。而京畿晏然。至其動干戈於輦轂之下。則僅以二三數。是以海內清平。民不知兵革。巍然出漢唐之上。是無他。脩身齊家之大經存焉爾。自保元元年迄于慶長之初。凡餘四百四十年。騷亂相尋。寰宇悉為戰場。積骸如山。醜血成川。死者不可以萬億計。是無他。脩身齊家之大經壞焉爾。夫人主之於萬姓。尊卑之

分雖異。而疾痛疴痒莫不相關。譬如一身然。叛臣舉兵。蠻夷猾夏。是手足癰疥之疾也。身不脩。家不齊。是心腹癥結之疾也。心腹之疾必發于五臟不和。然或傷其一。或傷其二。猶可以湯藥補之。及五臟全傷。則雖俞跗扁鵲復生。將望顏色而却走。保元之亂。何以異此。烏羽帝強使。崇德傳位於太弟。近衛以致憤怒。而父子之親壞焉。近衛崩。烏羽為美福門院所盡。又舍嫡孫重仁立。後白河而夫婦之別壞焉。近衛後白河並不讓其兄之子。昆弟相惡。而長幼之序壞焉。三公燮理陰陽。翼贊萬機。乃天子之師友。而居其職者。媿嬰澳

子之親。有重於社稷者也。由此觀之。平氏雖滅。社稷雖亡。重盛不可幽其父也。決矣。故曰。乃重盛之所以爲賢也。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。是襲鬻拳故智也。豈人子所宜爲哉。予謂重盛之事。與鬻拳不同。鬻拳諫君。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。而欄然以白刃脅之。無乃犯君臣之分哉。重盛異于此。清盛欲幽上皇。是悖逆之甚者。重盛雖諫止。猶恐率然舉兵向闕。故聚師旅威之。出千萬不得已。其至誠惻怛。有感動人者。故清盛收手。天子感泣以爲至德。固與鬻拳輕重相懸。議者概論之。亦已誤矣。雖然。以兵諫父。聖賢無此事。史記載武王觀兵于

賢也。昔者衛出公拒其父蒯聩。夫子拒父不孝。然衛卽祖宗之衛。非出公所得而私也。蒯聩入則衛亡。不入則衛存。社稷爲重。君爲輕。不以一父易祖宗之國。此亦大義所在。雖冉有子貢之賢。不無疑焉。故子貢舉伯夷。叔齊之事質之。孔子曰。古之賢人也。夫伯夷叔齊讓國。賢則出公據國拒父。不可爲賢也。何則。人之爲道。莫大於君臣父子。然君臣義合。故君無道。則伊尹可以放太甲。霍光可以廢昌邑矣。父子天屬也。故父雖無道。宜白不可以囚幽王。申生不可以幽猷公矣。孟子曰。瞽瞍殺人。皋陶捕之。則舜竊負而逃。視棄天下若脫弊屣。蓋父

子之親。有重於社稷者也。由此觀之。平氏雖滅。社稷雖亡。重盛不可幽其父也。決矣。故曰。乃重盛之所以爲賢也。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。是襲鬻拳故智也。豈人子所宜爲哉。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。鬻拳諫君。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。而憫然以白刃脅之。無乃犯君臣之分哉。重盛異于此。清盛欲幽上皇。是悖逆之甚者。重盛雖諫止。猶恐率然舉兵向闕。故聚師旅威之。出千萬不得已。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。故清盛收手。天子感泣以爲至德。固與鬻拳輕重相懸。議者概論之。亦已誤矣。雖然。以兵諫父。聖賢無此事。史記載武王觀兵于

孟津。以威殷紂。是齊東野人之語。馬遷採焉。陋矣。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。不可以訓天下。議者之言不可廢也。議者謂重盛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。存焉則清盛不敢逞凶虐。而社稷安。亡焉則凶虐熾。而天下亂。何遽儆士燮之所死也。此則議者之論誠當矣。但重盛之意。蓋謂平治之亂。義朝父子相戰。遂殺之。雖曰朝命。不孝莫大焉。清盛悖逆不幽。天子不止。當是時。從父乎。從君乎。與生而視此悖逆。不如死而不視之。爲愈也。其志亦可哀矣。雖然。以大義律之。究不免識者之譏也。文天祥不云乎。國家不幸喪亡。立吾君以存宗廟。存一日則盡

臣子一日之責。人臣事君。如子事父母。父母有疾。雖甚不可爲。豈有不下藥之理。善哉天祥之言。人臣事君。固當如是。人子事父。不當如是乎。重盛若能自重。忍憂悶。致積誠。喻父於道。清盛未必不從其言。或不從而興兵犯闕。則移牖下之。死于清盛戎馬之前。事理俱盡。無復可議。此之不慮。而厭一世之混濁。從士燮於地下。遂至君臣淪胥以亡。惜乎其有大賢之質。而未嘗學也。

賴朝上

治亂盛衰之機。非一朝而發焉。其所從來者遠矣。雷霆之震。人聞其轟々然起于天半。以爲暴發。而不知阳氣

久已爵積于地中。乃乘時而出也。大山之崩。人見暴風劇雨之震盪。以爲其所致。而不知土壤已朽。罅隙欲裂。風雨乃動其機也。王室之衰。兵權之移。亦已久矣。賴朝特投其機而得之耳。何以知其然也。昔者皇朝以文武爲一途。有事則天子親率六軍征之。或大臣受節刀以討之。天戈所指。莫不摧靡。可謂盛矣。自釋氏之說盛行。乃以殺爲戒。凡戰鬪之事。委將帥。而武威始衰矣。自有遣唐使。倣李氏制度。禮樂典章。文物之美。雖備。而文武之官始分矣。左右近衛大將。卽武官之長。而任之者不諳韜畧。其討叛亂。皆差遣下僚武人。不肯親監。

臨其弊。遂貴文賤武。唯以詩歌絃匏。蹋鞠相尚。此亦襲漢土風習。而武威益衰矣。夫兵凶器也。戰危事也。執凶器臨危事。天下之大難也。今公卿綦冠長跽。趨蹌于殿陛之上。視武人如奴隸。一旦有事。則使之蹈湯火。冒矢石。犯天下之大難矣。及其成功而歸也。不過加一階半級。此豈人情所樂也哉。平將門之叛。平貞盛。藤原秀鄉之功大矣。而褒賞不過四位。平忠常之叛。源賴信討平之。而亦不過四位。猶之可也。至若賴義父子征陸奧。則前後十餘年。百戰而僅克之。尤爲殊勳。竟亦不過四位。衛尉甚者。至朝廷吝賞。而將卒不沾一爵。其不重武

臣率如此。故保元平治騷亂之餘。平清盛自武臣起。位極人臣。而賴朝遂得專兵馬之權。此理勢之所至。非一日之積也。抑賴朝之興。又有所從來矣。其祖賴信以來。三世相繼東征。輒率閔左將士。與之同苦樂。施恩信。將士感戴如父母。故賴朝舉兵檄八州。三浦義繼誦檄揮淚。使子孫致死力事之。其他八州豪傑起群應之。如迅雷一震。百蟲啓戶而出焉。此祖宗遺澤之所淪浹者。亦非一日也。不然賴朝雖智。安得勃興乎旬月之間哉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爲人主者觀古。今治亂盛衰之理。可以自警矣。

賴朝下

北畠親房有言。人每歎。王室之衰。而歸罪於賴朝。然向微賴朝。則六十州人民將何所底止耶。親房盡忠於王室。而其言如此。蓋審于天下之勢者也。夫勢之所至。如河水東注。滔々汨汨。雖神禹不可遏。故隨其勢而導之。鑿龍門。決呂梁。指數百里之地。播爲九河。豈好犯大難。勞數十万人之力。蓋不如是。不足以除水害。而天下之民將淪爲魚鼈也。王權之移。勢也。賴朝隨其勢而操持之。上以安社稷。下以綏萬民耳。不然。政出于朝廷。則河決堤壞。汎濫衝突。天下之民。竟不知所底止也。其

功亦大矣哉。自時厥後。騷亂相尋。英雄互興。然皆因其綿繚而爲之區畫。莫敢問鼎之輕重者。王室雖微。尙有万世不拔之固。故曰。親房審乎天下之勢者也。且賴朝以流竄之身。倡大義於伊豆。一敗塗地。志氣不少撓。服廣常於一言。開霸府於鎌倉。使義仲入都。而徐制其後。遣諸將討平賊。策無遺算。其大度雄才。固已有籠絡一世之概矣。及天下甫定。則拔大江廣元於稠人之中。以爲帷幄重臣。其知人亦明矣。蓋驍將猛士。可與摧堅陷陣。而不可與圖大計。何則。能圖大計者。非博涉經史。通古今治亂成敗之理。不可也。彼廣元者。頗諳昏通曉

古今凡賴朝之所經綸擘畫而立一代之制度者悉出于其手。此豈後世武將所能辨也哉。然則賴朝更無可議者乎。曰否。昔足利直義謂楠正成曰。佐々木梶原之徒先登爭功。是匹夫之勇。不足用也。正成曰。佐々木諸士姑置之。且道賴朝鼓士氣。使之不愛軀命。先士卒而力戰。非具將畧者不能也。直義悅。因問賴朝用士之術。何如。曰。賴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。吾儕王臣不宜談其謀畧。直義大愧。正成之言。非徒折直義隱衷。並可以誅賴朝之心矣。孔子稱管仲之功爲仁。以其一匡天下也。孟子擯五霸爲三王之罪人。以其尙詐力也。出于忠厚。

則後世受其慶。出于詐力。則子孫受其殃。賴朝之功大矣。而未免用詐力。故殺子弟。戮功臣。卒之外戚專權。子孫魚肉。三世而亡。悲夫。

源義經

凡用兵之法。非整隊伍。嚴號令之難。而能勝敵之爲難。非能勝敵之難。而能自勝之爲難也。我整隊伍。嚴號令。以臨敵。夕之變化。每出於吾意料之外。其勝敗未可必。韓信以背水勝。申砬以背水敗。田單以火牛勝。卻青以火牛敗。馬燧以車戰勝。房瑄以車戰敗。戰之不可素定。而逆料如此。故曰。非整隊伍。嚴號令之難。而能勝敵之

爲難。正夕之旗。堂夕之陣。龍蛇虎豹。變幻百出。戰必勝。攻必取。孫吳韓白諸將皆優爲之。而守道秉義之心。不能勝邀賞貪利之意。功蓋世而身益危。威震主而不善其終。遂賜杜郵之劍。受誅於鐘室。故曰。非能勝敵之難。而能自勝之爲難也。今語人曰。我與汝千金。汝當爲我。仰一盃酖。雖三尺童子。掉頭而不肯。嗚呼。運籌出奇。制勝於千里之外。而其智勇三尺童子之不如。不亦大可哀乎。義經之於源右府。親爲骨肉。其亦知右府之爲人矣乎。右府外寬而內深阻。每自知用兵之不如義經。忌之次骨。况擁精兵數千。儼然爲帝都守護。是益觸其鱗。

甲。雖無梟原之譖。義經固不得死于牖下也。且義經之討平氏。豈獨爲右府竭力。將以報不與戴天之讐也。平氏旣滅。平生志願畢矣。若能追子房之辟穀。尋范蠡於五湖。風踪雲影。莫知其所之。則梟原不能容其喙。右府無所用其忌。心迹雙清。功名俱完。巍然超出于韓白諸將之上。孰與夫流離困頓。無托足之地而自斃也。天下之治亂盛衰。何常之有。右府死而其子皆不肖。北條時政以外戚奪之權。天下之忠臣義士。扼腕憤歎。而力莫能制焉。義經於是時自山澤起。攘臂一呼。群雄雲從。如疾雷擊山。而神龍翔紫霄之上。區々時政一豎子。誅之。

易於剖豕。然後輔幼主。令天下撫群臣。安百姓。桑榆之功。與伊周爭光。豈不曠世之奇績也哉。嗟乎。挾百戰百勝之威。而不能自克其私。函首千里。爲天下笑。何也。

史論上畢

